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一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熙宣二朝臣

徐善述 權謹

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宋之亡也其幼主趨慶元南奔徐氏有為振義副尉者扼關拒元元人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殺之獨其乳媼負幼兒得脫幼兒長而成立是為善述高祖善述少為學生有聲譽以首貢入太學祭酒宋訥待諸生嚴重善述獨被禮接授桂陽州學正一再陞國子博士同官侯復謂之曰我每

見公歡如陶飲永樂初簡東宮官屬與助教鄆城人晁鑄被選爲左右春坊司直郎二人溫厚簡靜重於縉紳而善述尤耿介不阿多弘啟沃皇太子悅之其居守時陞爲左贊善與鄒濟王汝玉楊士奇梁潛及御醫蔣用文等最被詩文寶翰之賜太子稱贊善好古先生不名嘗致書曰余今欲學表卿可具題與詩題閒日一進以廣琢磨今晨卿爲余改詩丰采淸麗眞有益於日新卿疾未痊不及存問日見擾煩豈尚古優待高年之意但卿今齒邁恐于爲學有日似卿直蹇若口朴眞百無一二故特覼縷勉卿康健弼余

成業卿無憚勞所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犯鱗諱之慮春煖猶寒當善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予懷旨不多及及冬至賜酒及詩曰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耆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良多規起予得深趣歎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頤善述卒于官及恭太子遣鄒濟以牲醴致奠其文曰卿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予文學匡予政治豈期一疾遽然奄逝茲者黃鐘應候天道伊周顧諸寮吏不見於卿哀哉痛哉不復聞贊益之言矣特遣庶子濟奠卿靈筵卿其不

昧庶克享之太子既卽位濟亦卒並贈太子少保賜諡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祭濟餘杭人侍太子終少詹事爲人和易不見崖岸兼通老釋太子甚寵遇之子幹初生卽遣補應天府學生命月食米一石終其身濟卒家無餘資藏書數千卷而已幹天順間爲禮部侍郎英廟嘗有問掩口對英廟不悅不懌者久之成化初爲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淸愼自持士論重焉汝玉長洲人少從楊廉夫習道原治春秋文章筆札典則淸粹仁宗在東宮時汝玉以有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編修與解縉同下獄死

郎日臣讀仁宗賜書賜詩祭文三章見皇儲好學尊
師之盛具載其文詞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天性孝友十歲喪父哀毀不啻
成人母李氏訓之學問刻厲成志凡度舉賢良授壽
陽丞坐事謫戍謹喪資爲治裝妹早寡撫遺孤成立
之永樂初沛人主事呂寧薦謹爲樂安令仁恕廉明
冠最山東諸邑秩滿轉光祿署丞母病躬湯藥弗効
叩頭顙天求以身代竟愈後年九十終既塟負土封
樹廬墓三年有烏鳴泉湧兎馴之異仁宗即位有司
以聞命馳驛赴闕嘗朝宣諭事狀以示百官拜文華

殿大學士謹辭弗稱上曰朕之除卿嘉孝以風天下
他無責寄謹文學故非所長獨其內行切至從上入
祭文皇拜哭盡哀上嘉賜牛羊脯醢果餌命隨侍皇
太子監國曰能孝必忠忠孝之人可輔導矣羣臣隨
皇太子者道有獻太子悉卻之謹獨進孔門聖賢圖
像太子欣納焉太子即位爲宣帝謹巳老乞歸命加
通政司參議致仕賜白金文綺仍遣禮官旌表其門
正統中年九十餘卒子倫領鄉薦學行修明養親二
十年隱居教授倫子守亦篤學侍倫老病左右不懈
既卒廬塚負土晨暮哀泣母塟如之州守上狀亦旌

表其門
郎曰仁宗在位一年所用權謹出白簡在其於風勵
世教遠矣

顧佐　況鍾　山雲

顧佐字禮卿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除莊浪知縣治
邑廉平永樂初以材擢入爲監察御史守正嫉邪久
之陞江西按察副使勤斂威嚴奸黠匿遁三歲餘召
爲應天府尹人以擬之包拯勳戚豪貴不利佐居内
會貴州有夷警出爲按察使未行值仁宗即位特改
通政使始太祖初起最嚴妓禁其後天下大定乃置

來賓重譯之樓建館聚寶門外以來遠人而士大夫亦得名官妓宴飲宣宗朝海內乂安許臣下爲樂諸司朝退相率拉飲末流濫觴至于喧啾盤游牙牌絲帶解懸樓檻酩酊歸署曹務多廢爲都御史者雄縣人劉觀簠簋不飾百官莫甚上一日朝罷召問楊士奇楊榮京師本源重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汙濁爲盛其故何居士奇對曰臣見永樂之末貪風已作於今爲甚上顧問永樂末年事士奇對曰太宗皇帝十五六年以後聖體不豫視朝稀寡扈從諸臣無所顧藉請託賄賂放肆公行已徹九重但未舉發仁

宗皇帝嘗爲臣言初到北京時太宗皇帝問兩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仁宗皇帝上對莫敢不守太宗皇帝曰自從來此者賍賂盛行能自潔脩唯見吏部侍郎師逵一人而已汝當知之師逵東阿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菜地不市有逵亟出城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逵驚號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遂愈縣學貢入國子生洪武二十五年陳情養母求仕特擢監察御史建文中陞陝西按察使蔣獄因淹繫殆千人逵至量輕重決遣浹旬之閒囹圄爲空母憂去官廬墓側絕葷酒者三年服闋召爲兵部右侍郎尋轉吏部侍郎營北京宮殿使採木湖廣征房命督餽運建議量程置堡使遞轉輸仁宗即位進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逵在吏部能詢咨衆論以宋公當宣德二年卒官榮曰是時賍貪方賓最甚上曰今誰甚者榮曰莫甚劉觀士奇曰

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御史劾之御史如此出行四方有司劾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使掌憲誰可者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先爲御史及按察使皆有風裁榮曰佐後尹京政清弊革上喜數日有旨出觀閱視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賜之璽書佐奏黜御史暟等二十餘人謫爲小吏降罷十許人於是御史張循理等連章奏劾觀罪并觀子輻上大怒逮觀出御史章示之既伏發輻戍邊令觀隨居佐乃疏禁官妓表正有位綱紀大振佐嚴重高簡未嘗

口毁譽人而人憚憎之每待漏朝房獨處小夾室未嘗偶諸卿諸卿夾室聯比爲之寂然時坐朝房前呵叟蘇立房外官僚過者皆折避之佐爲都御史之明年有所笞吏不服告佐受皂隸賂放之歸上密示楊士奇曰卿不舉是人廉乎乃爾士奇對曰有之今朝臣俸月給米一石而已薪炭馬芻咸資皂隸遣之半歸隸樂歸耕官得資用永樂以來大小臣僚莫不皆爾雖臣亦然仁宗皇帝故嘗增俸以恤朝臣之私上歎曰臣艱若是下法司治吏曰朝廷方用一善人羣小輒排之士奇曰事小不足煩聖怒請付佐自治上

名佐授之吏狀曰小人也不足累卿卿自治之佐歸
名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顧我何敢治爾我而治
爾是倚上立威自掠過也吏叩頭謝上聞益喜居數
月有囚告佐淹理上召楊榮楊士奇曰小人復來排
佐必有重囚甚之下三法司鞫實乃千戶淸殺一家
無罪三人嘗教囚誣告上立誅淸又故御史臆從
遼東潛入京師造詞脅人被佐舉發上亦誅焉於是
貴戚元勳肅然畏憚上數郊巡勑佐及勳臣居守以
風疾免其朝叅陝西布政使瑛奸贓無度佐切齒除
之用事者借上旨累釋不治意弗能伸他亦數見沮

正統初疾乞歸考察御史邵宗被奏數見詰責遂行
賜勅褒諭命戶部復佐家佐家居十餘年卒後居其
位者莫及也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爲小吏給事禮部永樂中尚書
呂震才之奏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仁宗即位令京
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鍾與左中允張宗璉仁宗曰
羣臣多保任外吏鍾乃備朕官僚即擢宗璉大理寺
丞宣德五年蘇州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
昌溫州九大郡闕守吏部以聞宣宗謂從資格除補
人率不稱命吏部都察院舉廉能者擢鍾蘇州

知府郎中羅以禮西安知府趙豫松江知府莫愚常
州知府員外郎邵旻武昌知府馬儀杭州知府陳本
深吉安知府監察御史陳鼎建昌知府何文淵溫州
知府予傳以行勅曰比者守令匪人或恣肆貪刻亡
饜足或闒茸庸懦坐視民病弊不以聞民安得無愁
嘆之聲哉茲慎簡爾九人者畀九大郡一方千里安
危是賴其察休戚均勞逸興利除弊毋脅于勢家毋
欺于奸吏屬以下貪懦不足事事者自擒問條其殃
民狀送治京師割一吏而懲之法所以安千里輯一
方也尚往欽哉鍾至郡郡民繫獄者千餘人有十餘

守未決者鍾倅爲無訾省吏持牘詣署置鍾不問當
否便判可而輙私臆其實孔吏侮易謂太守愚通判
怳者誘謾鍾甚鍾亦輙唯唯既朞月設屏几名贊請
僚屬皆會曰太守來朞月矣闇不涉事不足長諸君
有主上勅不敢不將虔請宣聽之皆曰諾鍾率僚屬
拜跽聽勅贊讀至擒問送治者皆弁愕改容禮畢鍾
上堂坐召諸三老曰大守聞吳俗狡武好傾善守不
能如閻羅自剖別煩父老告守善者守拜其家賓之
鄉飲惡與衆殺之矣皆愼重守別有耳目諸三老叩
頭退召吏曰皆前某日某事宜行君顧欲相尼某事

宜止乃謂守行之吏守耶君得贓幾何矣飽未隸安
在守不能久煩四隸捽一吏擲殺之隸少擲去鍾曰
狗鼠輩太守爲百姓殺賊虐耶不望空擲者是爾命
卒之時也立斃六人鈎其髮曳而肆諸衢郡中大驚
乃盡蹳諸僚屬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送京師
上曰況鍾持廉故能去貪善善時詔下諸郡清補軍
伍御史李立株批勾引有司承風凡戶絕者推求其
同名姓及疎屬纖產之人使傳伍不從者以暴酷法
之鍾既至奏豁千餘人復奏言蘇州瀕湖之國民有
田能自治即雨漲圍莫爲計旱則澤畔之農自知車

厚不待提調而比者設治農官無所見教稼穡從鬻
食耳蘇州錢穀浩冗吏影射逋負不可端原不如改
治農官爲催糧官從之鍾理蘇一年公正勤能以威
化御俗民甚便焉會丁憂民二千餘詣御史乞奪情
御史以聞上嘉之予復任鍾上言近奉詔名民開荒
官田起科視民田無種者勘豁其租額今所屬崑山
諸縣民死徙從軍除籍者三萬三千四百餘戶名種
官田可起科者二千九百餘頃互相補截其門秋糧
可除豁者一十四萬九千五百石有奇所屬長洲諸
縣舊三十六萬餘戶官民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十

石有奇民糧不能當官十之一國初令有民糧者出馬四百餘匹役遞濠梁桐城諸驛約三歲一更今三十餘年矣出馬家如故尚莫更者工部徵蘇浙三梭布八百匹浙江一大行省百布耳而蘇州八居七徵斂不均比比而然詔書所謂民多愁歎臣承勅治府不敢不盡其愚計乞除豁醒刷以彰陛下鳲鳩之治皆制曰可鍾意數贍給綜理周密一郡之中出納徭役皆有簿記而綱紀提掇甚便易省兒豪右强梗摶擊無不立死者遇貧弱輒振之候大吏倨倨自遂而下寒畯之士如不及接郡民鄉[illegible]大延欵害訟有

干預私事者拂衣不顧蘇故用權長收賦輸京師糧長謂道遠費多三倍徵之視其羨自與鍾與都御史周忱察除之存其二以一爲轉輸費餘以代充馬草布絹諸雜藝毋重賦民其精算無所漏巵纖積尚可救荒政郡有處士鄒亮者鍾欲薦之人匿名書亮過府門鍾笑曰貞士負俗彼欲阻吾薦適趣成亮名耳亮字克明長洲人善爲文援毫無停思然輕俠無行周忱見其文愛之誨之學遂刻厲得博絕及被鍾薦後爲御史立上之每朔望詣學拜謁先師而已不令秀才講經曰太守起刀筆吏也三尺所明敢談文學郡當課士請其僚校別曰諸公皆選自科目鍾安能知之

其精敏公驚進民下賢大體類此也正統五年九載滿考民叩闕乞留八萬餘人陞正三品仍知蘇州府事七年卒于官市巷哭送其喪立祠焉與鍾同時奉勅書者豫愬儀本深以禮輩皆與鍾相伯仲而豫尤和易近民民以趙老人目之一時論者以鍾爲能吏豫爲良吏而宗璉者自大理坐法改同知常州李立淸軍至常亦株引如蘇宗璉每與爭顏色立挫辱之宗璉附地受杖曰寧死下官及病卒舍中餘一破篋常民爭出錢賻之祠之大石灣君山之上鄒亮以鍾薦名試吏部司務轉監察御史亦用風力聞

山雲徐州人父青從高帝起百戶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姿貌魁梧善騎射用門千官金吾左衛指揮使與都御史王彰備邊自居庸關山海從成祖出塞力戰累遷都督僉事宣德元年柳慶諸蠻韋朝烈等糾合溪峒猺獞劫掠臨桂諸縣是時鎮遠侯顧興祖爲鎮守頗有平賊功而坐貪淫逮繫朝命公侯大臣舉代者皆言雲遂使往雲至出兵前討賊溪峒猺獞悉力迎戰雲一鼓擊却之賊退保山巔山勢險峻草木蒙密賊掛木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縱之山下賊謂官

軍至亟斷藤比明度其木石盡乃率衆鼓噪而登遂盡破之雲前後馘永淳忻城馬平皂嶺三部來賓葫蘆柳城上油遷江諸寨峒賊六千九百四十奪還所獲男婦千三百八十有七馘思恩安定宜山馬平椰慶潯梧强寇三千二百六十有九奪所擄男女九百八十禽殺興安諸邑寇二百九十有四七源等州土官歸附家屬三百七十有七築堡九城四鋪舍五百餘區陶磚甃石增崇益厚徭獞皆望風竄匿居民按堵着可十歲雲諜勇鷙發而端絜如寒士公賞罰嚴號令與士卒同甘苦每戰臨機應變為士卒先廣西

故時鎮帥至諸土官輒饋獻帥輒受之久之坐敗雲
始至時聞府中有侍卒敢言名而問之曰古稱將不
忌貪廣西去京師遠土官有饋獻亦故事我寧受否
卒曰潔衣被體一辱難湔將軍至鎮也新此潔衣也
寧可辱耶雲曰人言土夷饋獻我不彼納彼乃我疑
陰中我死死之與辱不亦大乎卒曰爲官黷貨法當
得死將軍不畏死天子者畏死土蠻夷耶雲曰善於
是盡卻土官饋獻威嚴馭之土官皆服凡有征調亡
敢後顧有至死不敢言歸者雲所駐節處咨諏里老
撫安善良原詿誤察誣枉廣西人益感雲愛先雲守

廣西者韓觀亦英武有文顧頗喜誅殺至雲人稱其
仁亡如也雲嘗墜馬傷股宣宗賜璽書馳醫往視累
遷左都督在鎮先後八賜璽書正統初卒贈懷遠伯
謚襄毅命其子俊襲府軍前衛指揮廣西人悲號立
祠塑像祀之雲所問卒嘗逮事韓觀觀好醉後殺人
卒輙留之待觀醒更白以是卒名至今在士大夫口
郎日顧佐況鍾山雲三人者雖文武內外異用皆廉
公材威克當其選有名於後不亦宜乎

李任

李任不知何許人宣德二年以都指揮征交阯黎利

成山侯王通戰敗利不能乘勝席卷致利再收合來
戰以八萬餘人攻昌江城任與指揮顧福等令城中
老稚及婦女登城揚旗鼓譟日夜拒守自將精銳不
時出城掩擊焚其攻具賊四面築土山飛鎗射城中
任率敢死夜潛開門殺其守土山者襲破賊營賊鑿
地洞入城任開橫渠與洞相應從溝中發將軍石子
擊之賊多死者賊益兵象來石矢如雨任百計備禦
相拒九閱月大小三十餘戰初城中將士二千餘人
至是死傷疾病者過半而賊併力攻圍以雲梯登城
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象益兵入任

等竭力與鬬不支與福皆自刎死守城中官滿智大哭向北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皆自縊死城中軍民男女同時死者甚衆

吳訥 孫忠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自少頴敏七歲能背誦五經及長博洽群書精通醫術父遵道爲沅陵主簿逮繫訥上書乞代未白父卒永樂間以儒士薦至召入便殿奏對稱旨留侍闕庭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復薦訥經明行脩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出巡浙江訪採風謡揆諮吏治赫然有聲仁和邑庠有宋高宗御

書九經論孟碑多委布行路訥抬奏全楷置之殿廊
李公麟畫聖賢像有秦檜爲記磨而剷之表陸贄奏
議脩岳飛墓祠議論舉措有前賢風繼巡貴州思威
並行臨代夷人詣闕乞留宣德五年陞南京右僉都
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訥敬慎廉直居臺十餘年以
老乞致仕吏部請不獲宴勞遣之訥之學綜博入約
自禮達用以行誼爲先至其爲文根柢羣經波瀾遷
固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航船而
巳航船者吳中趁渡夜船船人紛呶劇語各述見聞
爲語柄代醒睡而巳訥撰著有思菴集小學集解性

理羣書補註而所輯文章辯體鑒別精詳正統已巳之變知縣蔣忠言訥學行醇正著書立言深通治體若徵赴禁密以備顧問胡廣聞之亦有所畏訥年八十餘卒鄉人以列于言偃祠追謚曰文恪

孫忠字主敬鄒平人孝恭皇后父也初名愚宣宗勑改忠生而穎敏秀異幼病膧氣塞父夢神人告曰帝陰隲汝命我醫兒既覺口有樂香遂愈洪武末以太學生擢介休主簿心恕法嚴吏民從化尋改永城永城民益愛之胥率部民詣陵乞他縣多亡永城獨予來遷鴻臚序班宣宗即位孝恭方為貴妃得上意陞

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僉事賜錦繡襲衣犀帶宴宣武門既孝恭立爲后進封會昌伯謁告歸省御製詩賜之命中宮輔行比還帝后車駕臨幸妻董夫人數名入内忠生日内賜珍醞不絕光榮寵賚一時罕比忠爲人謙和端謹施德行善雖戚里耄齒未嘗矜伐有人訴忠僕牧責規息馳傳取負私販鹽浙中宣宗曰忠必不知宣宗欲爲忠新第忠固辭賜女弗逅也擇嫁之成山侯通奪爵不自贍分以賜田鄉友故舊有貧困者尤篤念之恤生瘞死雪枉舉能人人稱忠長者正統中后稱皇太后矣忠生日太后來賜忠家會

祭酒李時勉得罪王振罰枷國子監前助教李繼求忠一言忠即附奏皇太后鄉者臣歲歲生日歲歲承內賜公卿諸侯皆壽臣家臣犬馬年備𦚏𦚏如天之福臣心至驩今日公卿諸臣過臣如鄉歲顧獨不得一李祭酒祭酒君子也歲來壽臣絹帕一幅而已坐有君子乃遂爲重闈坐枷臣不敢言陛下敢轉告于使者內使入奏太后太后名問帝祭酒貴臣也柰何枷其脰帝對不知太后曰不知何得言皇帝今元舅生日不得祭酒坐無重客元舅不懽帝立釋之命郎賀忠家一時士大夫以爲盛忠有子五人孫十人

並授官錦衣數誡之曰古人云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爾曹終身誦之旣卒上輟朝賜賻甚厚遣官祭葬追封會昌侯謚康靖天順元年追封安國公更謚忠憲忠卒八十餘董夫人亦九十餘乃卒郎曰吳訥以文學名動依於道孫忠自其爲主簿仁能著於民矣晚節德厚自將可外戚目之哉

李時勉　陳　詵　陳敬宗　魏　驥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禀秀異厲志顏曾舉永樂二年進士是歲進士額舉四百七十三人名爲特盛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

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則曾棨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及時勉其人

曾棨吉永豐人進士第一成祖名問典故應對如響即摘群書隱僻事皆能舉之試詩文千言立就狀寫之工極其天趣自是喜棨嘗連坐同邑奸黨事特見原宥曰朕惜爾才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棨否棨才思雄麗祿俸兼贍孝友慈厚恤窮而急難工行草書善飲酒常有虜使善飲上選棨至讌虜使既酣棨儼然入謝上曰即此酒量亦足大魁自翰林循撰累官少詹事宣德中卒臨終神色不亂自爲贊辭遺諸親知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謚襄敏　周述吉水人孟簡其從弟也曾棨進士第一述第二孟簡第三御批兄弟齊名古今罕比士林榮之除翰林院編修累遷侍讀尋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讀宣宗在潛

官騎仁宗命謁祖陵南京使還隨侍乞述楊前問其所以匡弼儲君者述對稱旨宣宗登極預脩兩朝實錄書成進左庶子仍兼侍讀正統初卒官述孝友厚重文章雅贍字體蒼勁爲時所推

王英金谿人選入翰林後與王直同揀入秘閣書進呈機密奏疏授修撰扈從北京陞侍讀壬寅扈從征虜過威虜鎮李陵故戍祖名英曰聞城中有石碑可往視之英至城中於虜荒空舊城北門有石出地尺餘掘去土之試塵見文其銘曰李陵臺驛令謝君德孜之碑其陰刻達魯花赤等官姓名明日具奏上曰碑鐫韃靼姓名異日虜有辭爲胡地再往擊碎之火煅之而沉於河英如言往還奏上喜曰朕需爾用正好宣力復命之曰一切軍民動靜或諸謠語嚴有所聞郎來密奏顧太監孟驥秀才入見無匹也上駐驊安平鎮立功官軍因有過不與口糧者多相聚悲泣曰我等糧盡死道路矣英以聞且曰此皆壯士宥而恩之異日必得其死力上悅郎給之成祖晏駕榆木川仁宗命與蹇義夏原吉等同宿內閣定喪禮議國政郎位進侍講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宣宗郎位命入內閣參預中秘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丁毋憂奪

情起復正統初脩宣宗實錄爲總裁官進禮部侍郎兼官如故年七十上章乞罷特旨陞南京禮部尚書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樂易疎宕不拘小節文章典贍詩歌字書求者接踵天順年改謚文忠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被選爲吉士再與王英同採秘閣授修撰車駕巡北京與黃淮楊士奇同留輔太子監國再幸北京與扈從陞侍讀仁宗郎位進侍讀學士陞右庶子兼言皇太子宮僚肴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誥勑復兼記注宣宗郎位與修兩朝實錄書成進詹事仍兼官英宗郎位修宣廟實錄直爲總裁官書成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如故久之命出理禮部事代郭進爲吏部尚書英廟親征直率羣臣諫英廟留滯虜中直率羣臣請迎駕景泰易儲議起直難之不敢發言累求退不許既易儲命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英廟復位陳循坐易儲事論戍遼左直乞休致許之直方面脩髯宏偉嚴重接人則和氣盎溢學富才敏詩文清緻與王英並長時流英居禁城西而直城東人稱爲東王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既長吏部益加飭勵時方面官缺廷臣薦舉直留意人材委任司屬訪詢廉品手疏記于牘凡南京國子

博士來部考績選郎欲留憒侍直函曰不可自我壞法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夫妻偕老所居田時廣行門對澄江春夏之交諸子大集佃僕種園捕秧擊鼓唱歌直與陳夫人有與往觀午憩庄次子孫更迭上壽一日門外江漲直跨門坐觀子孫侍側歎曰朔東里不欲我同事內閣謂我理部事其時不無怏怏然今我在閣復辟初元戍邊及我安能與汝曹觀漲今日耶天順年贈太保賜謚文端

章敞會稽人選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以訊獄不枉歷員外郎累官禮部左侍郎時尚書胡濙政尚寬大敞嚴肅佐之士林服其剛毅正統初卒官賜祭葬

羅汝敬名簡以字行吉水人選爲庶吉士時太宗注意作養忽名汝敬背誦古文不能稱旨遂謫戍江南即日壹出城越數日召回釋之汝敬自是奮力進學尋擢爲修撰九年滿歷侍講既降御史宣宗即位交阯黎利弗靖進工部侍郎往諭利利服還朝督兩浙漕運藏荒田稅命理陝西屯田劾貪暴守將經度占田均與細民立輓運法置河渠吏邊臣不便奏汝敬貪墨坐降爲事官頃之坐妄引詔書擅復職論死宥戍邊虜入寇復之使督餉還虜紅城子矢中左脖墜馬虜環

刃之一老酋與象疑語乃舍焉而從行吏卒皆被害方汝敬被虜時執御者匿草澤中見衣緋數人左右汝敬咸以爲神于謙嘗戲閉汝敬空室令咸三十韵詩汝敬填刻就人服其敏　倪維哲晉江人工字書文學才謂見稱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以讞獄詳明稱旨賜幣尋陞郎中卒朝廷遣錦衣官校送其柩歸仍命諸司祭之既與修太祖實錄書成復自刑曹改翰林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侍講鄒緝具疏時勉郎與附名其疏曰伏奉勅書今月八日奉天殿災勅諭群臣詢求所以臣惟陛下敬天勤民至切至深群臣奉行或失初意下民失所怨讟上與皇天眷懷遂加譴罰臣有所見不敢匿隱臣竊惟陛下嗣紹高皇帝統緒建立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本所以爲子孫不拔丕

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然肇建以來工巨費大調
度廣科派繁群臣不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冗官
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征需無藝掊克蠶食竭髓
猶不足供匱用莫知所圖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百
萬之衆終歲在官既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
使耕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
於代輸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爲楮料而衣食
罄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卽如前歲
買辦青綠顏料本非產處科派動千數百户民無可
得賤鬻行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多

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須二萬貫而不足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巳逭官課辦產處府縣買辦猶不爲止盖緣工匠派料之時預爲濫取之利初不顧民艱難害之甚者也然此其一爾京師天下根本人民京師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然之勢也自營建以來羣輩工匠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巳摧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輿突粗完又復重驅莫知所向至有三四遷移不能定居既移之後所空之地經日逾時工力猶未之及此皆陛下之所不

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
朝廷每一差遣郎是其人養活之計州縣官吏賄賂
公行逢迎恐後問有廉潔自守不爲承應還命之日
即罹譏毀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而下聞有差遣
官至望風應接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
何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饑荒
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爲食官無儲蓄
不能振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
而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皆百餘
石猶且徭役不息征斂不休此皆耗蠹以養無用者

也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游行往來
答模擾害是乃奸詭之人擺還原伍科徭不堪假圖
規避豈真有報効之心可任用者哉朝廷歲令有司
織段鑄錢齎往外番及西北胡買馬收貨所出以數
千萬而所取曾不什一夫錢出外國自昔有禁蕩天
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
養民間馬多人少生養不遂及至死傷輙令賠償馬
戶貧困鬻賣子女猶不能塞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
裨昔晉武帝徙胡內地卒致亂華今入貢胡人皆窺
覘虛實圖便利者也乃使羣居輦轂鞍馬弓矢牛羊

衣服盛供帳厚賞賚以待之此寧足明廣大耶至於
宮觀禱祠蠹財妄費亦其一端夫奉天殿者陛下正
朝之殿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政化疏滌
天下窮困之人曷回上天譴怒之意臣今願陛下駕
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
散遣營造工匠停止征派役作蠲除租賦賑濟饑荒
勿聽小人重勞天下罷絕禱祠禁遏僧道除下番買
馬之役四夷朝貢賜賚遣之勿復容留沙汰冗濫覈
蠹懲貪獎廉能之吏重歷擢之賞又前者常有監生
生員告乞侍親因而獲罪發爲充軍又其間有先告

侍親後以親終巳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概發充軍
者此皆有虧教化之風並乞赦原遂其初志又近者
大赦天下法司執滯常條罪可宥原尚復繫拘亦乞
予之自新量加湔洗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
心也而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欲得人心必敦教化
必脩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
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之閒不見貪殘
虐害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臣不勝惓惓惟陛
下少垂聽鑒時成祖定都北京已决方招撫外夷疏
中所陳業忤上意然尚允行其他頃之坐謗下獄尋

赦出不叙永樂末年以楊榮薦復職仁宗即位屢勅
羣臣言事時勉復獻書二本條舉時政上怒縛至便
殿命武士撲之金瓜十八脇折者三時侍讀羅汝敬
亦言事上俱改爲御史令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章
三上復有規切語上謂夏原吉時勉廷辱我言已天
顏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廷諍過激傾及見聖德之
大上下時勉錦衣獄其夕上崩宣宗即位命縛見必
殺之已命郎斬西市毋見使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
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得見上爾何觸犯先帝疏
何語具數之時勉數至六事少止上曰未盡胡止對

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上稱霽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預脩兩朝實錄書成陞侍讀學士上至史館撤賜金錢諸學士皆俛耳時勉獨正立上使前出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上曰李時勉朕非卿安能飲此時勉頓首謝正統初爲國子祭酒故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欵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候故已銜之及其進書又罷茗不設彝倫堂前有樹故是許平仲手植樹蔭翳堂時勉芟其旁枝振因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脰國子監前錦衣校

尉至時勉方閱課即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前品第其高下顧僚屬更校乃去既至特重時勉枷監枷數繼請以巳枷易之時勉不可是時天方暑枷三日不解合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豐賦人見時勉老頓且疏請代通政司抑休之大用曰朋友急難詩歌鶺鴒師猶父也忍便巳哉通政司乃爲大用轉奏奏入會時爲會昌侯生日諸公皆過侯家爲壽助教李繼雅往來諸公間於是因諸公求侯太后止使人賜侯家物侯附奏皇太后遂得解異時者時勉謝繼浮薄心厭之至是乃得其助而大用進不出衆

頻篤詹初不爲六館所知一時名動都下正統八年
也時勉爲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諸生疾
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贍給之嘗潛察一生不在學
舍跡問所往對曰亡奴尾之時勉憮然曰游學乏力
曷資薪水耶生見時勉意誠不覺愧悔因前謝曰奴
實不亡離學甘罪時勉慰遣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
徒旗帳鼓吹送出都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爲之廢市
又百餘人送至通州莫不臨岐涕泣廷臣歸老之榮
師生相與之厚以爲盛事歸之明年聞車駕北狩痛
憤累日遣其孫騏詣闕上書温旨褒諭時勉已卒景

恭中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韓雍言宋丞相信國公
文天祥禮部侍郎謝枋得精忠大節宜賜贈謚錄用
其子孫并及時勉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行翰林院大
學士陳循等議謚天祥枋得而已濙等復言謚有美
惡所從來已我朝特與善謚蓋待臣子以善善長之
意比者周忱徐琦陳鑑皆以大臣得賜善謚如時勉
者官雖不過四品而行誼節槩學問文章出三臣上
宜如雍請斯慊公道下翰林院循等請謚時勉文毅
從之成化五年其孫顒請視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謚
加贈上曰時勉先朝遺直無忝於忠易以忠文贈禮

部左侍郎初時勉廷撲時見殿脊角有朱衣下覆之
既肋折他日挺挺其膝忽會時勉善書鉤畫之内聚
名藏鋒一筆不苟

陳祚字永錫蘇州人永樂時自庶吉士爲河南叅政
時朝廷方營建武當山祚言事編置武當且十年宣
德初召爲御史疏請薄者慾除游幸審忠邪之辨因
勸上讀大學衍義上大怒曰啞蠻子朕不識大學衍
義尚堪作皇帝邪行誅之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
遠不知皇上無書不讀也上意解乃逮其父子妻姪
闔門十六口分禁之男子繫鎮撫婦女下浣衣局英

宗即位復其官則祚親已前死乞行服不聽乞歸塟
許之後按楚擊方岳而下甚衆還視河渠重劾將漕
者逆王貴烚淫亂殘酷祚與巡撫侍郎吳政奏王過
坐不盡發王內亂事並逮下獄已赦調南京尋遷
按察僉事福建凡民閒房屋過制悉撤去之以其材
治學官修官舍閭人謂之都料匠已得謝歸祚面目
嚴冷邸待家人亦少恩意獨重其里人邢量旦則拱
聽質疑昏莫乃返量終歲不一至祚廬祚不怪也討其
恃于用粲介禁不相聞及出作見器不憐惜即還
日不能舉兩及見累量自少不娶署十自給辦錄
數間青苔滿屋折鐺敗席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祚
與清坐而已其學自經史外釋老方伎無不畢通

玄孫鎏仕至布政使恬愉寡營善擘窠大書爲時所重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父孟潾令德興有聲敬宗永樂二年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重修高廟實錄既成改翰林侍講屢有賦頌之獻尋以母喪歸宣德改元驛起修成祖仁宗二廟實錄陞南京國子監司業進祭酒高明力學教人持敬爲主規條整肅辟雍之政辨於朝常咸寧人楊鼎年二十餘舉鄉試第一聞敬宗嚴教卽求入南監從敬宗學閉戶讀書纍

食躬作敬宗歎曰閉戸手爨廿人所苦顔氏簞瓢不足過矣時禁夜燈國學尤嚴鼎竅小牖照誦爲邏者所發而敬宗貸之時鼎尚未有室有郡守欲女妻之鼎曰遊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從也郡守來求兵部徐琦言於敬宗鼎貧守富父母聞之亦何不可敬宗以轉語鼎鼎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何羨哉敬宗益服鼎第其德行爲國學最後鼎竟至大官正統中敬宗考績赴京王振慕而求見辭避之楊士奇請聞過於敬宗敬宗直語焉士奇謝曰公眞吾師在職十九年所教生徒多位卿貳久不調

[illegible]也時李時勉北監祭酒而敬宗在南人稱南陳
[illegible]士或見少恩不如時勉矣生徒至有訟之者
不[illegible]尋亦解敬宗廣顙修髯儀觀儼然動止有常
一話不妄片章尺楮皆關名教敬宗善飲酒久飲不亂他日劇飲酒半[illegible]
[illegible]敬宗擢[illegible]他生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入被其
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元年年八十三卒嘉靖中贈
禮部侍郎謚文定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父希哲洪武中薦知上高縣驥
[illegible]德威並著驥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
[illegible]府學訓導尊嚴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

夜讀若身攜茶粥往樹廁之滿九載考詣闕乞留
復任三歲名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尚書師逵薦爲太
常博士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先帝方授此官命
從北征宣宗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少
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實授驥爲
人好分別是非或時面折人而當官庶勤祗慎雖王
振亦重之嘗遇振於途不避車贄振方帕而已居官
舍第攜一蒼頭他日上御便殿召問孰爲吏部侍郎
驥前對上問驥事從容陳奏上樹是之一云驥不避振朝士皆昂驥曰驥節死然能抑權貴植大體亦復柔媚明日振果訴上上召問驥曰知爾有罪乎驥曰臣竊祿久罪

多矣願陛下明正臣罪上曰此書生談勿言第思蕭曰留否得罪誰也驥曰日臣遇王振揖而過然臣思之不爲罪也上曰然則曷不避之驥曰臣忝六卿面避奄人臣不足惜奈朝廷何上曰不畏振耶驥曰臣畏朝廷耳上悅溫諭之上使驥往南京考察所羸俸金臨行莫寄頓有里中同年子爲刑曹郎便送付之不復識鑰郎請驥怫然曰何待前輩之薄也郎有女婿從郎官如其輕重贗易之比歸名工鑿金金則贗驥歎息而已工私驥蒼頭曰向有某官舍人託我爲贗金無是耶蒼頭入告驥曰毋洩寧亡金可失驩也郎出知郡謁驥求教驥曰君爲人練事治司空城旦書精審何郡足爲第須簡勅舍中雖在至親不可易忽郎居念

驥言巳郎舍中人稍稍露女婿贋金事郎大驚及入
覲如數償驥驥駭不受曰金具在無易者八年以老
辭調禮部特改南吏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南
吏部尚書巳巳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譏內瑞麥
白兔之祥悉却弗奏天旱命恤刑有男子綱呼寃法
司以其年少欲綏之驥曰閱獄辭亘愍也天旱正爲
此何得婦人仁者獄決而雨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
老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詣驥曰請需之亡何且以
北冢宰處先生驥曰君位輔臣當進賢爲天下奈何
私我邪竟致仕去去乘小舫時阻於津關其子稍立

仗舫頭驥曰藉重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時首笠課田與傭畯雜處嘗至郡城舫衝官舟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不審驥曰第應之曰魏驥尚不審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殞其鄰驥就枕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墳擾勞鄉里旣卒而復言辭不亂翛然就化是爲成化七年先是監察御史梁昉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其年之八月憲宗御奉天門面命禮部臣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未至驥已卒有司業得請

知倒祭葬營墳之使來驥有老妾翹完曰忘父言乎完詣闕辭免上若曰老臣清儉身後尚爾遂許辭也驥樸不勝衣而好學不厭孝友刑家信義重鄉居官爲良吏典教爲明師門生舊屬多有顯人達官自餘方州學職不可勝數知縣李鞏爲請謚特謚曰文靖

郎曰李時勉陳祚陳敬宗魏驥皆束修矜厲不以凡合逢世而時勉驥質行長者近人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周忱　楊信民　劉綱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在唐宋元世有顯者唐御史中丞勍李兵

討黄槊留鎮九江子孫因家焉太子詹事世修徙南昌之武陵至宋敷文閣學士友賢五世不分詔旌其門友賢子汝翼兩浙宣撫汝翼子應合瑞州知府應合子天驥元吉州路總管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廬陵郡公

忱永樂二年進士成祖命選是年二十八吉士以應二十八宿忱年少自請入學時人謂之挨宿散閣改刑部主事既爲越府長史宣宗初有薦爲郡守者夏原吉曰此不足盡屈君五年以江南逋賦多卒胥與民相蒙爲姦利使廷薦重臣往巡遷忱行在工部右侍郎總督南直隸蘇松等處松江民并請其爲治鹽課從之忱至簡易治而已先是胡槩自大理卿出爲總督立法嚴峻自忱以簡易治民閒告訐率

不省民或恚曰公不及胡卿矣不遏我民也忱曰爾
不審我與胡卿何如勑書也朝廷與胡卿勑書曰袪
除民害與我勑書曰撫安軍民自不同爾滿九年轉
左正統中巡按浙江御史俞本復以江南之賦出於
田田利在水所以永樂中特命大臣于蘇松嘉湖杭
常六府治水勸農今侍郎巡撫蘇松常則周忱嘉湖
杭則王瀹二人各守一方難兼水利忱之治浙人咸
贊歎請令兼瀹所治從之久之陞戶部尚書改工部
巡撫如故忱爲人謙恭不出口而心計洞敏謀慮深
詳善採衆論凡有所爲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乃

決吳人歸有光曰往者夏忠靖周文襄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帷議於殿廷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與如家人父子而復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其巡撫江南自侍郎
加官至尚書凡歷二十有二年中兩遭喪皆奪情視
事忱廣大平易治即官吏有侵盜率不問即客有介
朝士來者人人並得其懽心至應接無虛日始高皇
帝怒吳後服吳平後即籍富家田記爲賦額用是吳
賦重天下忱至蘇閱積逋至七百九十餘萬松常亦
然驚問父老皆云大戶不肯加耗糧長藉遠運京師
三倍賦民取羨自與斗斛無度而收聚其私家忱爲
曲算以奏得減賦八十餘萬乃令大小戶耗如一略

鐵斛下諸縣立便民倉水次推糧長一人總之曰無
聚糧私家聚私家者負所繇也則戶給繇帖書其歲
數而示之民上圖時自持帖往圖設糧頭圖戶一人
相覺察官爲監納糧長追呼而已更立撥運綱運二
簿籍記之撥運簿者正糧一石收平米加耗度遠近爲配量綱運簿則聽其塡註博淺諸費歸
以償之支撥有羨名曰餘米積年倍多則所徵倍減久
之下諸縣各造倉一曰濟農舉其餘積焉農人缺食
及運夫遭風被盜者出振貸之春時驗田種多寡爲
貸限秋成隨糧還官內則復之不還者籍記不復貸
故事軍民運糧相半而民尤苦軍運分長短中三等

長運於淮中運於徐短運於臨清所領米一平一銳皆官爲具淺船民運則自行僦船直抵京通倉正糧一石須平米二石船錢一石經歲往返多失農月忱與平江伯陳瑄議奏罷淮徐臨清三倉支米轉運之法悉令對船交兌於淮瓜等處兌淮安平米石加五兌瓜洲之外平米斗加五軍當運糧有未及過江者聽即兌於吳中雖渡江苞米之費瑣細皆有區處軍民便焉忱曰兌糧江邊所兌船未即至守水次天無風乎更於瓜州岸東浚二港港次立便民倉每季秋運米貯倉及冬初漕軍泊船受兌率無敢越次漕今

以爲規忱善絜短覈長就利擇便人財無所勞費功集而事倍轉接如流水故其法可久行忱嘗言民歲運兩京馬草費不貲草至多敗爛請但折納銀數既至可以召商收買向致草千束所費數百金自忱爲之數十金而已忱復言北京公侯祿米例皆江南諸府輸之南京使自來受臣所治蘇松常三府當輸百萬率六斗致一石南京之與三府所去幾何若令自來三府可省六十萬石費又北京公侯受米於南京無所用之率出俸帖粥人米七八石一金而已若准收金花銀每一金當米四石詔悉從之忱又言嘉定

崑山等處折納官布舊例疋當糧一石官收率加重三斤又多坐纖縷驗退者夫斤重縷纖其價反賤斤輕縷細其價乃高第當長廣如式而已旣已如式復防盜剪宜令兩頭織絲爲識凡忱之精計便算皆此類也忱籌畫旣備節省倍多常賦之外了無他役餘米狼戾倉庾開凡上供軍需之類以及百凡脩治興作之費皆是取資初至有所更革吳人駭之旣皆以安帖始忱至官時吳大饑浙江湖廣大熟忱令人爲大賈多齎金入湖浙故抑直勿糴歸但對諸米賈言吳中米價高甚公等可自往諸大賈競販米入吳忱

黍下令發廩貸民收其直之半米價頓減諸賈盡失
望度歸更奇聊得賤糴忱乃大名諸賈其牛酒爲謝
至手齡之給以行貸諸賈盡醉懽去既去忱還令官
糴以貸濟農之倉吳人爲之歌曰來時周公白地一
空今我周公鋪地四豐忱循行村落常屏騶徒步入
民家與並叟對語備詢疾苦爲之通融處分所卧榻
鄰燈招筆簡籌度有得起注之雖氣候亦有報偵一
糧長有所侵匿以江風爲解忱曰江是日無風何得
失船糧長駭伏久之乃知令金焦山僧日報晴惡其
僧皆有資賚詳如此也忱嘗赴京已在道使者齎勅

取牛膠萬餘斤給宮要促還吳忱曰公第往至京言膠難卒辦而京庫所貯陳革可煎請出之待臣還治市革入庫且可出陳易新巳巳之變朝議燒通州倉適忱在京議事曰通州去京師四十餘里耳又有數百萬糧此可給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何至付煨燼而曰無資虜耶頃之復下急造盔甲數百萬其盔皆欲浴鐵忱曰決錫可矣時人盡服其通敏正統初淮揚災失鹽課勅忱往視忱奏予二萬石準其田租一歲聽竈戶以私鹽易之民得平米而官獲賊鹽其後江北大饑巡撫都御史王竑借三萬石於忱忱計至

來年麥熟曰此須十萬卽以與焉蓋忱所積餘米不
但贍江南又可兼利江北景泰二年有言忱通官吏
侵盜以萬計者名忱還以李敏代之曰毋易忱法但
治其弊人忱還京言臣初至官詢吳中積逋之縣知
大戶不肯納賦而小民獨受加耗之弊爲之均匀襯
貼蘆蓆稻草之費悉令自納積米漸多蘆蓆稻草並
易錢入官以足上供軍需百凡修治興作見爲妄費
亦縣宣宗皇帝許臣便宜行事臣之所費者餘米也
不敢侵正賦事竟不問遂許致仕忱旣去科道官劾
忱累容豪猾作弊侵盜數多其家子弟廣營田產入

貲受官皆忱奸貪所致竟不問其明年卒戶部因言忱所積餘米無可稽驗請綜括爲公賦繇是徵需雜出逋負依然吳後大饑民枕藉歎曰無復周公生我矣[illegible]年謚忱曰文襄

楊信民名遇以字行新昌人少游鄉泮見當爲事切切奮爲之人目信民矯激旣皆知其忠實宣德中以鄉舉繇上舍選行在工科給事中丁內艱當塋倩夫舁塚石代夫舁數百步曰以自致於吾親服闋除刑科正統八年出爲廣東左叅議時承平日久禁網疎濶仕嶺外者黷貨殃民信民至廉潔寬大暇步衢市

問民所苦有以公事至而無罪者輒言按察使縱遣之按察郭智不法信民劾去之代者黄翰所爲如智又復劾之詞連僉事韋廣廣與互奏並逮下獄廣去民爭擲瓦石翰舟以金帛賂信民信民一無所受前後赴三司保留若詣陳闕下者萬計至京師翰鞫實除名而信民以巳巳虜變仍薦起守白羊口信民以一參議彈劾兩按察使見若凌忤乎乃其見一善抱闕擊析必推舉之時時存恤廣人故按察使周新家也廣中有强盜黄蕭養者久繫獄斵床之竹年餘葉生同繫者相詫爲祥教以不軌使人藏斧㯲饘私饑

船待海上與十九人破鎖鋏出揮斧而行追者莫近遂亡入海爲大盜設置僞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來攻廣城執都指揮王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清罵賊被殺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爲副帥師往征之廣人寓京者連章乞信民遂命信民與兵部侍郎孟鑑監督尋使巡撫廣東臨發白羊軍士莫不泣送信民至廣廣城閉門自困者數月矣信民給民木鍥出入自如賊至乃收保招撫脅從歸附日千萬數復使人持檄諭蕭養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尅期來見信民單騎而往賊羅拜前泣信民開

誠爲盡莫不懽悅既獻巨魚受而犒之賊出相顧歎
不祥叛黨稍散亡何聞與帥兵至蕭餋中變信民遽
中毒卒廣人縞素具位哭奠相屬陷賊中者聞之曰
楊公死吾屬無生矣其後與雖平賊凡賊所經處與
兵盡屠之皆仰天號曰楊公在至此哉計聞賜祭塟
錄一子太學生景泰二年廣東父老奏前巡撫都御
史楊信民公平不威興利除害有甚饑渴劾貪見嗌
被逮京師軍民徑繚詣留萬計朝命還鎮除捕逆賊
脅徒避庶昆喙來歸烏墓乍中人民禱筮狂走沒而
巷哭過則吊奠今已易期哀慕不巳請立祠從之祠

未有祭成化中邑民盧從願以爲請上曰可祭以其忌日并賜謚曰忠惠陳璉祠堂碑曰公存心以仁處事以義予人以信歷官二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心而論者徒以公廉介一毫不取與布衣蔬食寒士爭淡泊而已此未知公之全者也

劉綱字文紀禹州人生而孝友敦確有幹局初爲縣得陝延安府之府谷政教兼舉頌聲大著遷陝寧州綱始爲府谷故尚威名及遷寧以久敝之地因俗爲治教民播種之方詩書之學均賦役置屯田簡兵練武不專[惟]墨廢墜俱振以內艱去代者已至民詣闕

奏留成祖別用代者令綱起復來傳復往綱益慎獄
輕罰民不忍犯州有龍尾湫時出光怪遠近以爲妖
綱伺其光動手射之應矢而滅洩其水巨黿也一日
行野中値橫石爲矼馬驚不度諦視之則范仲淹所
撰狄仁傑碑文即起竪之立祠祀狄人稱異政後丁
外艱考績者數𦔮以州人奏留仁宗朝特賜璽書褒
異及四品章服嘗至京師上親名問勞以酒饌時人
榮之英宗朝以老乞休章數上得致仕年七十矣綱
三十一而登進士三十三而爲縣三十六而爲州七
十而致仕居寧三十四年去寧之日哭聲振野寧舊

有六君子祠祀狄仁傑以下嘗爲刺史者至是生祀綱其中改曰七君子祠綱家居十餘年年八十四卒寧民遺問踵至其卒也多裹糧致弔者明興以來爲州之久得民之深無綱如也綱有子鼎擧懷才抱德不起孫宇弘治間爲大學士贈綱如宇官

郎曰周忱爲國家生財節用之臣交際需接雖閹寺權勢亦得其心以故久安於位名稱至今在吳中楊信民以叅議劾按察雖非官體可謂獨行其志劉綱久於州治三十餘年異哉三君子竝古之所謂遺愛者歟

卷終